





標題詳註十九史音義明解卷之二

二

前進士廬陵曾先之編次

後學臨川陳殷音釋

番易松塢王逢點校

臨川後學吳忠音義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

漢祖

文在手曰劉劉氏在周封為村伯其子曰溫温奔晉為士

師生為士為劉氏生成伯缺缺生士會適秦婦晉有子

為魏為大夫秦滅魏徙梁生清清徙姓劉氏名邦字

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端端生高帝

季沛曲邑中陽里人也母媪老之稱女息大澤之陂夢



劉季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龍交

隆準大澤已而產高祖隆準漢書注隆準高準鼻也而龍顏顏貌如龍美鬚

髯在頰曰鬚左股腿也有七十二黑子也寬仁愛人意

善大之貌如也有大度量也不事家人生業及壯年

大度為泗上亭長秦制十里一亭亭置一長主督盜賊嘗繇徭同差使行役也又音由行也

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善

父縣屬單州人呂公好去声相去声並同人見高祖狀貌曰吾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輔吾有息女所生女也願

為箕帚同篇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

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壓也當之劉季隱於芒碭

唐山澤間芒山碭山在今歸德亳州之間呂氏與人俱求尋常得之

東南有天子氣

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

得季劉季喜沛中心弟聞之多欲附歸也者為亭長時

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貫所謂劉氏冠也劉季為去

縣送徒徒罪也驪山徒多道亡自度堂比鼻及也至盡

亡之到豐邑在縣西止飲夜乃解縱放所送徒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也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

人季被酒猶言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接劍斬之

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迂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

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秦居西於行屬金金色白

日赤帝子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時赤帝子請從

者日益畏之陳涉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

接劍斬蛇

送徒驪山



旗幟

諸侯句旗幟皆亦應前亦楚懷王遣沛公劉季時

破秦入關降項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

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何細法久矣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為立吾當王關中咸陽四

故曰與父老約法三章條耳殺人者死治以傷人至

死及盜抵罪曲自盜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

罪未知抵何罪也餘悉除去上秦苛法秦民大喜唐曰不殺

項羽漢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楚項羽率諸侯兵

欲西入關或說稅沛公守關門閉大怒攻破

之進至戲義○水出華州渭南縣驪山期旦擊沛公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他在沛公兵十萬在

約法三章

項羽欲入關

范增說羽

霸上范增說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

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寵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吾令平人望其氣皆為龍成

五采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叔曰項伯索

素善好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以

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去不義

入具告入見沛公因要平伯入見沛公奉卮支○應

酒禮器古以酒為去壽古人上酒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毫至小不敢有所近也籍吏民籍記吏封府庫

而待將軍推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

不敢倍背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早用周自來

與項伯約婚

沛公

急擊

范增



謝羽

謝自來羽處伯去具以告羽言見張良且曰人指沛

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待沛公沛公旦從

百餘騎去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闕破秦得復見將

軍於此必死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怨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也之言羽留沛

公與飲范增數目羽使殺沛公舉所佩玉玦以

以玉為之如環而有缺佩之取決斷者二羽不應也

之義范增幸之者欲羽決斷殺沛公者二羽不應也

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謂為稱壽請以劍舞因

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

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噴

范增 使項 莊 樊噲 直入 雍盾

樊噲 不厄酒

沛公 使良 謝羽

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也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之彘肩則生彘

肩有噲亦飲拔劍切肉啗食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

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

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

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羽曰坐噲從良

為將軍不取也取私切以為將軍必不坐噲從良

坐須臾也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問行趨霸

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

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

再拜奉亞父噲足下羽曰沛公安在劫良曰聞將軍

頭同張

盡裂也破

彘豕也

之羽曰

能復飲乎

噲曰

臣死且不避

卮酒安足辭

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勞苦

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爵之



亞父 撞五

羽嬰 子嬰

沐猴 沐猴

有意督過督責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

撞撞也玉斗而破之曰唉哀聲也數恨堅子斬頭也不足謀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

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項王子嬰燒秦官室火

三月不絕其月始皇家收寶是身婦女而東秦民大

失望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依山帶河為險四塞先則反

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

夜行耳見人不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

命懷王致猶復也羽將以求王曰如約如先入關中者

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

約乃陽尊為義帝陽外也徙江南都郴

屬湖南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

漢王王下平聲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

蕭何諫曰願大王王下平聲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

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

時五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慈湖王○初淮

氏曰五星聚東井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也

立為 公為 漢王

羽自 立為 西楚 霸王

義帝 王為 尊懷 約乃

羽陽 尊懷 約乃 陽尊

羽陽 尊懷 約乃 陽尊



陰縣屬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繫絮曰漂母見信飢

飯上聲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韓信蘇林曰如吾哀王孫言公子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也雖長如字大好

去帶劍中情怯耳能死捨刺殺也也我不能出我勝

兩股間也讀如跨下信熟視之俯頭音免出勝下蒲伏

足本作匍匐一市人皆笑信怯頃梁渡淮水出唐

羽不用亡歸漢為治平粟都尉官掌治藏疑數與蕭

何語何可之王至南鄭郡名即將士皆謳歌思歸多

道亡信度入堂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又

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的也王罵曰

若汝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赴公

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其信國士無雙耳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計王曰吾亦欲東耳

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去公以為將

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

拜大將如呼去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師

韓信也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

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設壇拜信壇拜信

拜信為天壇拜信

除地為場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

蕭何

設壇

拜信



將分部曲而留蕭何收巴蜀租給也軍糧食引兵從  
故道通鑑注縣屬武都出襲雍去聲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  
馬欣程宅王董翳皆降平聲○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  
江中○初陽武縣屬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二家  
為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年老者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之意天下亦如此肉矣  
陳平

陳平  
均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去也因魏無  
知名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去聲典護軍典王  
也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冠  
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評護軍受諸

將金願王察之王讓責魏無知王以周勃之言而責  
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也大王所問者行去聲也今  
有尾生古信士或曰孝已紀○高之行去聲○尾生  
女子期於橋下忽水漲曰期人於此而去之是而無  
無信也遂抱橋柱而死孝已有孝道受誅不逃而無  
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說漢遮說遮道而曰順德  
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叶音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二軍之衆為去聲之素服  
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

董公  
說漢  
王為  
義帝  
發喪



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弒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東河南河內之土，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弒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

豹鼓王中頁八云張耳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此時無兵蓋陳餘也

而沛郡也。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雖水出

南府陳留縣東徑雍，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去之，不

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啗食其基○臣名

從去太公呂氏間，澗行遇楚軍，為去楚所獲，常置軍

中為質，致漢王至，榮陽鄭州諸敗軍皆會蕭何

睢水之圍

太公為楚所獲

蕭何轉漕調兵

遺韓信擊魏

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也。○蕭何守

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

漕曹去声○調去声兵，未嘗乏絕張曰蕭何佐高帝

遠矣高帝征伐多在何守關中榮緝根本漢所以

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社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

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魏王豹叛

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姓為大將，王曰：是口

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縣屬以木罌鴛

渡軍通鑑注以木押縛罌正以渡襲安邑縣屬虜豹

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

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

其征伐次太抵如秦秦人先劫咸陽以為形勝之

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睢遠交近攻之







食其 請刻 印立 六國 張良 諫立 六國

入見現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帳御食飲從去官皆如漢王居句又大喜過望過於已○酈食其說

漢王立六國後楚魏韓王曰趣促刻印張良來謂

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之箸同刻印謂借所食為

法大王籌也之遂發八難去聲約封其後者受能制其死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三曰武王入殷表商

容間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四曰發鉅橋

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五曰休

馭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

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七其入即下

之野示天下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七其入即下

無疆二段是也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

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

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推無疆言楚之疆

六國復也而從之君六國立必復大王焉得而臣

之乎安得六國為臣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止食吐哺

步罵曰豎儒無智若童豎也幾機敗乃公事幾近

公漢王令平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

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便四支骨以疑其

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聽其

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居况切

楚欺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項楚

人皆之也往城東觀句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

從張 良計 銷印

陳平 以金 反間

紀信 誑楚



食其請獲

食其說齊下之

信表

齊羽欲烹大

紀信○漢王軍成臯地在孟津東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

晨入趙壁奪韓信軍句令去聲信收趙兵擊齊○酈食

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山各秦於此滎太倉故曰敖倉栗塞僧成臯

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為去聲漢王說齊王酈生有天

下歸漢可坐而下之來快又澈說韓信曰將軍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計之使臣也下之寧有詔止將軍

乎酈生伏也車橫木掉調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

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

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

相對名為廣武城在羽為高祖烹之置太公其上告

漢王曰不急下也降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也俱北面

何忌如

數羽之罪

為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父即若翁父必欲志而翁

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戰負日兆戰王

曰吾寧聞智不聞力因數上羽十罪漢罪一橋殺脚

子冠軍罪一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二

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三殺秦降王子嬰罪四

五誅院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眾罪六且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

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罪十羽大怒伏弩

射石王傷胃○楚使龍且下並同救齊龍且曰韓信

易與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

無人之勇進與信夾維維水出密州昌邑縣維山北而

陳信夜使人囊沙壅雍上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

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

韓信囊沙維水破楚軍



良平請封韓信

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

張良陳平躡足以踰之附耳語附耳而三言有漢方不

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遣印立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

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

衣衣下音嗣我推平食食下音嗣我言聽計用我倍

背之不祥雖死不易亦有相君之而不蒯徹亦說信

言背責不可信不聽○漢立黥布為淮南九江王○項

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鴻溝大梁城在洛陽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

河水以淮大梁謂之鴻溝今之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羽歸太公

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

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

也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患也王從之

既殺韓王而張良欲報君人之仇矣暇恤其他耳○五年王追羽至固陵縣

為固始耳也地理志固始屬淮陽韓信彭越期約不至

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張良清取淮陽以

以東王韓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

垓是高岡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兵少食

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評羽夜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羽愛姬也起舞悲歌懷



四面皆建歌

慨竭誠日泣數行抗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騅黑騅色日不逝馬蒼蒼也言時運不順騅不逝

兮可柰何虞考虞兮柰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騷馬  
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去八百餘騎去聲下同

潰會也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  
東城縣屬和州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

八歲年矣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  
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去聲下同諸君決戰必潰

會圍斬將令平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鑑云斬漢  
十百人諸於是欲東渡烏江浦在東城亭長儀向岸曰

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去聲願急渡羽曰籍與江

項羽之勇

項羽死

魯為守禮義國

即皇帝位

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評我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

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

弦誦之聲弦與絃同彈琴瑟歌詩也為去聲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

節死盡忠臣之而持羽頭示之乃降平王還馳入齊王信壁

奪其軍立信為楚王淮北彭越為梁王王魏地漢

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猶列侯諸將

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

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

子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二夫扶運籌謀帷幄在前曰帷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填鎮定也國家撫百姓給餽饋餉

也糧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糧連合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傑此三人者皆人傑也才能出名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去聲我禽同擒也群臣悅服田橫故齊田橫齊王

與其從五百餘人入海島山在水上召之曰橫來大

者王田橫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專去

至洛陽尸鄉自刎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刎從之五百

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朔初季布為項羽將數朔

窘渠尹切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

坤。鉗儉平以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布若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此聽臣臣敢施計布

何罪臣各為去聲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

乃赦布召拜郎中宮名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

之烈丈夫皆能以身殉生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

○丁公季布為項羽將嘗逐窘巨尹反帝彭城西短

兵接戎及追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通鑑注與哉丁

公乃還旋至是謁見現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為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母效

漢祖漢公斬

自賣兒鉗名也



丁公也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

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在角

逐之祭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

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守之使為臣者

人懷二心以邀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

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密

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

萬人懼其厲事豈不深且遠哉

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妻敬 妻姓敬

劉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暝下以興無德易

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先則反也四以為固陛下

案秦之故此搯持也 天下之亢以喻關中也而拊

撫也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

之國關中左殽函咸右隴龍關在焉蜀阻三面而

守句敬說如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年歲無寧居故

履山川蒙犯霜露力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

逸之時也幸扁浴陽水又統駕聞敬陳入長安之計

瀛閭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持改久嗚呼其

明於策策數於用言不自違服如此其成帝業宜哉

秦地 滯河

張良 謝病 報歸

論子 折保 身

曰家世相韓滅為去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耳赤松子古仙人号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

猶夜日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

也○子房之明辭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

其欲從赤松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際人臣之

所難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滿向繫

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

間等功各於外物置榮利而不

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良少去時於下邳皮

州地謂橋曰北

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



張良 遇北 上黃 石公 授兵 法

下取履復良欲歐誣也。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良為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在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望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阮坑孺子耳上問平平危之曰古有述守守會諸侯陛下第也

張良 封留

偽遊 雲愛 信

出偽遊雲愛加字。又音蒙。楚一澤會諸侯於陳因禽禽司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愛至陳信上上謂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音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許之言。其出於陳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豈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豈不自疑乎。上嘗從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益辦切也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為去下同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

論高 帝察 詭詐 之言



剖符封功

授非人力也。○剖也符封功臣。鄼贊。邑南陽侯蕭何食

邑獨多功臣。曰臣等被堅執銳銳。利兵也。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戰疾馳則之勞

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木海無上曰諸

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如字。謂解指示者

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

群臣皆莫敢言。○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

復福。閣上道重路。上望見諸將。往往皆也。猶紛紛也。坐沙中相與

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蜀下取天下。今所封

封封官者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

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

封雍

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去。臣名雍其姓也。高帝嘗齒使守豐而齒以豐故。良曰。急先封齒。於是

封齒為什方本作祁。屬漢州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

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詞馬

論張良因事納忠善。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

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

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

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交後帝。意使

無害。利及後世。善良者可謂善諫矣。詔定元也。功十

八人。小月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夏侯。灌。嬰。傅寬。靳歙。王陵。東武王。及薛歐。周昌。丁復。

連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封。殿入朝。潮下不趨。○尊太公為太上皇。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帝徵。澄。治。秦苛。何法為簡易。異。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叔孫  
通起

妄呼去聲拔劍擊柱叔孫通臣名叔孫也說上曰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衆儒共起朝潮儀習朝廷

也通與所徵徵召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綿絕

古章最同效會反又祖悅反綿繇表位標準也綿謂置

設綿索為習肄處最謂以茅剪植地為纂位尊卑之

也野外習之而全書往曰叔孫通捨抱鼓○七年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評禮引諸侯王以

下至吏六百石品如秩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恐懼

嚴肅禮畢置法酒禮酌御史御史之官有七曰御史

恭敬禮畢置法酒不亂御史御史大夫曰中丞曰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出去竟朝終朝罷酒飲完

匈奴  
寇邊

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拜通為太常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匈

奴寇邊兵作亂帝自將擊之聞冒沒又頓突又單禪

于通鑑注單于匈奴天子之号也漢書音義曰單于

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悉兵二十萬北逐之

至平城縣屬冒頓墨精兵四十萬騎去圍帝於白登

大同縣屬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澗厚遺去閼煙氏支單

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去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拾金

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

陽圍二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游雲夢縛信

五也今解白輒益封邑由戶滿侯○九年遣劉敬使

陳平  
六出奇計

去聲匈奴和親取家人子之家者無人名公主非公主



劉敬公主之公主者妻御單于○十年代王恒高帝第三相

使和國陳豨上希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

反陳希告信陰與豫豨謀史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故呂

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

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去兒女子所詐

信斬韓遂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

論信代小趙燕東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

見禽用詐謀禽信於陳負信則有之矣然信亦有以取之

亦有馬始漢與楚相距榮陽信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

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李道謙讓不伐功不

詔捕食矣不務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十

蒯徹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通鑑上還聞信死問呂后

不用蒯徹計至曰秦失其鹿喻天天下共逐高材疾

捷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本傳

各吠非其主之語天下欲為平陛下所為者其衆力不能耳

又可盡烹邪帝赦之○梁王彭越太僕官名王正群

其九一也告其將各將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

反形已具赦處并蜀呂后曰此自遺去患遂誅之夷

三族○遣陸賈立南海屬尉佗馳為南粵越王佗

拜陸

稱臣奉漢約東也佗趙佗也本為龍川令行南海尉

奉納也

賈歸報拜太中大夫又資三品曰賈時前說

大夫

前說也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

賈曰

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平之乎文武



陸賈陸賈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元聖陛下

安得有之帝曰試為去聲我著諸去書通鑑無秦所以

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

曰新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淮南王黥布見帝殺

韓信醢彭越以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

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下魯以太

牢具牛羊豕祠孔子劉氏標題按尹氏起莘曰堯舜

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墮闕絕滅者吾聖道法得

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至陳項極矣漢高以馬上得

天下不事詩書慢罵溺冠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

戈控德之日亦以見天理之在人人心自有不可得而

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

舊飲酒酣舍言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林氏曰風帝自喻

亂而歸故鄉故思去聲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

沐邑史云朕湯沐邑所以其○初戚姓姬有寵愛幸

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疎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

紀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同之皆不能得呂后使

人疆上聲要求也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所不能致者請使來四人商山曰東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史註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藍田

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

安車固請且來句至以為客以為時從去聲入

子廢

為湯

里季無註不敢強為之說

實客時從去聲入



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

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亦下太子後置酒太子侍句

良所招四人者從句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韓也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如吾見游乎四人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去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幸入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

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蕭何

以長安縣屬地陜上林中多空控地棄完請令平民得入田治之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

赦之詳見通鑑○上擊手布中去流矢飛矢曰疾甚呂

后問陛下百歲後身死後也諱不敢以死蕭相國死

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呂后再曰王陵然少上蕭

問相陟降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

厚少帝知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

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上崩葬長陵漢以來天子

而各立名以表之故高祖墓曰長陵去長安城二十五里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

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音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沈云

呂后食酒中飲之立死殺趙王如意斷上戚夫入手足去上

趙王趙王眼輝呂音許云切○為也一作耳飲去音○藥使

趙王趙王眼輝呂音許云切○為也一作耳飲去音○藥使

趙王趙王眼輝呂音許云切○為也一作耳飲去音○藥使



曹參

君廁漢書作鞠或謂密室也中命曰人堪召帝觀之帝驚大哭

趣裝

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蕭何卒齊王肥高帝相相去

畫一

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校書書作若畫一計度齊整曹參代之守而

東帝

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

崩

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

呂后

後宮美人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天子命為

臨朝

制天子故曰稱制也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

稱制

高帝刑白馬盟馬以動也誓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太后

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

五諸

論之主陵不如平勃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

呂

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

論人

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以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

臣之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

義當

矣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為多

以王

功僅足以贖罪耳先賢論之四年太后廢

正

少帝幽囚殺之立恒胡更切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

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

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

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授勃勃入軍門令去曰為

氏去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召朱虛



迎立

侯劉章齊王子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

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高帝弟

王西鄉同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遊讓不肯為帝遂即位誅子

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曾遂生帝帝立尊為

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

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旗上有鈴曰鸞旗亦鸞鈴也在前屬獨下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二十里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非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令去四方毋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

朝潮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

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平粟內史同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

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內親附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

○河南府屬守具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

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

夫○陳平卒○二年賜猶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渭橋非一此在其中者有一人

橋下走乘去去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蹕天子

薄氏

夢龍

據曾

帝

不受

千里

馬

平不

對決

獄錢

問

吳公

薦

賈誼

張釋

犯蹕

當罰



先清道禁止行人。出於警言。入言。謂也。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庚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平一頓平天

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

尉當去聲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續

下廷尉治評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

吾欲致之族族其也而廷尉以法棟奏之非吾所以共

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評愚

民取長陵高帝一杯哀毀徹山陵故以取士為喻士荷

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如字○高

謀反廢徙死蜀而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患之後

大臣

封其四子為侯案全蹄封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陽侯

短賈

○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

多短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上以為長沙王長沙王

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太傅徙梁王案蹄三

也王太傳上下同疏記去聲曰方今事執勢可為痛哭

者一長大率言也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奉重

倒置二言疏細可為長太息者六言服用奢借二

定取舍優禮大臣又二段無考○十年帝舅薄昭殺

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

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大倉上供日令去

使薄昭

下薄子意有罪當刑少女緹解縈女名也上書曰死



刑

除租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謂斷其肢躄不可再連  
 也願沒入為官婢身為公家婢使以贖收父刑上憐其意詔  
 除肉刑通鑑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奏請定律  
 者答三百當止者答五百其城旦隋各有歲數以免  
 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閑疏  
 關刑罰大少自焉陳曰以一女子言改數○是歲除  
 田之租稅胡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  
 特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患  
 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  
 命將出擊復因河東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官不  
 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  
 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地化于身衣弋  
 錦履革緣所幸夫人衣不曳地長無文繡百金之費  
 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  
 莫有奢侈後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然後知道諛逢惡者納君於荒蕪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錄

軍 細柳 勞軍

○十六年方士道新垣平為上大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  
 孟獻闕下乃先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器來者及視  
 之果有獻王孟者刻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  
 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  
 年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  
 ○後元  
 年平以詐伏誅見上○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郡屬山  
 同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營在長安劉禮次也亦屯霸上徐  
 厲次棘門至歸云以備胡上自勞去聲軍至霸上及棘  
 門軍句直馳入大將以下騎去聲並同送迎已而之細  
 柳不得入先驅士卒前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上如字持節  
 以將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詔將軍亞夫乃傳言  
 凡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約束將軍約之令軍中不得驅馳上  
 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之令軍中不得驅馳上



乃按轡按止其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

年帝崩在位二十二年案紀年當作四年宮室苑囿又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

人中等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去聲弋點同緣提

也厚繒所幸慎也夫人衣不曳地曳音異○衣示朴為

天下先教民以朴素吳王高帝兄仲不朝賜以几案

所以杖如謂其老不能朝故給張武受賂金錢更與

加賞賜以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竟上專以德化

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成

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家給後世莫能及

衣不曳地示朴為先

家給人足

葬霸陵即霸上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

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

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周曰世室情盡不挑

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為太子時姓也錯醋為家令官主皇太子飲

得幸句太子家號為智囊前其智帝即位錯為內史

數朔下請閒閑空也言事輒聽寵傾九卿太常卿光祿卿

大理卿鴻臚卿宗正卿法令多所更庚定○初孝文時

吳王濞義太子入見現得侍皇太子飲句博讀爭道

也其意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禁同音第兩殺之濞稱

疾不朝錯數言吳過有可削地也文帝不忍及帝即

尊文帝為太宗

九卿

其意道

義

現

句

博

讀

爭

道

也



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之逃亡謀作亂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反亟棘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

請制

平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文帝時亦嘗有更定

諸侯

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

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

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曹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文

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幸者無非刑人殺

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所以教之者

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

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誰之所以窺其心

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得之邪夫以丹從父弟之

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誰

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

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鼂錯又言楚王戊

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鼂錯又言楚王戊

弟楚元王第五子趙王方高帝有罪削一郡楚削常山膠西王

王交子趙第五子有罪削一郡楚削常山膠西王

齊王肥第五子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南郡在膠州有罪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

七國反亞夫擊吳楚

楚鼂錯素與袁盎惡相去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伏

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腰斬東市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

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逆也上意罷

上曰此鞅鞅不滿意非少主臣太子亞夫固爭不



亞夫

得及實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事後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相卒為去聲人誣告下獄歐吐也。血死。子為父盜買

掃除

縣官器連汚亞夫。○自漢興掃除繁苛。何○繁多與

與民

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傳守祖宗五六十年

太倉

足都。見上。鄙。為。鄙。廩。廩。愈。有。屋。曰。廩。皆。滿。言。積。聚

陳之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皇都。公羊曰。之錢累上。鉅萬貫

相因

充溢。逸。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不可。盡

食

也。為。吏。者。長。子。孫。在。官。者。多。居。官。者。以。為。姓。號。官

成

者。多。官。名。號。故。有。倉。氏。庫。氏。各。為。姓。人。人。自。愛。而。重

民富

或至驕溢。放。溢。兼。并。之。徒。併。之。豪。武。斷。去。鄉。曲。以。威

去

聲。犯。法。而。不。輕。犯。然。罔。同。疏。踈。同。民。富。故。氏。得。以。富。足

帝崩

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元。年。三。稱。太子。徹。立

是為

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孝武

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有號

始此

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帝。自。策。問。之

廣川

廣川。邑。屬。董。仲。舒。對。曰。事。在。強。上。聲。○又。勉。而。已。矣

而大有

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更化則善治  
太學  
教化  
秦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  
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犯也其間是以陰陽調  
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也植也多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去高而恩厚知同明  
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  
瑟不調和甚者必解而更更同張之鋪張乃可鼓也  
也彈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更改而乃可理  
也治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猶不善治  
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天子  
曰太學即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緊要聚教化之本  
國子監也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成天下之士又曰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教化統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承奉在  
行而宣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進  
揚德化天子各二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王正天地  
之常經常行古今之通誼也義理今師異道人異論  
去聲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也孔子之術者學皆  
絕其道勿然後統紀總統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  
從矣上善也其對以為江都相去聲江都國在揚  
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爵而未彰太學未  
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  
於是可用其說因太學章大經黜百家率孝廉其言卓  
然可用亦畧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  
亦是切然強勉孝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  
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  
諫則聖惟厥傲居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王成憲此  
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



分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慾之心已明不勝其  
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  
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  
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道其意○上使使者奉安車蒲  
輪欲其安也東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

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三年閩越國在福建其君嘗帥百擊東甌國在  
遣使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為微行

踐服起上林苑戴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  
私行起上林苑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趙武靈  
王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射况居天子之尊乎武  
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  
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奮旗在前屬車在後之語  
大相遠絕矣○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

年置五經博士官擊各治詩書  
易禮春秋一經○六年閩越擊南越

初孝  
孝廉

同遣王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現上句善為巧發

奇中去声○謂發  
言多中十意言祠竈則致物致使祥瑞  
之物出見而丹砂  
可化為黃金用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中  
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礮主養精神安  
魂龜大洞鍊真經云用砂鍊之一  
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蓬萊仙者可見見

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  
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責萊海邊  
時人皆言千歲之屬海上燕齊迂  
怪之士多更夷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如字○周  
禮大行人

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城○唐蒙上書請

唐蒙  
請通  
南夷

州旁谷中陰也使如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



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漢漢為郡○通

繼註夜郎者初有女浣於澗水有二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

為夜郎侯姓夜郎侯聽約以為犍平為郡屬四川今

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開以越夷國武帝

符帝開以為沈黎郡冉駹帝開以其地置汝山郡置

郡縣西至沫未○至蹄云水出廣

詳南至牂牁河○水出牂牁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懸同次

續食隨官司平聲與計皆簿之吏同至京師也

菑川今屬山東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

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司馬相如通西夷

公孫弘對策



